知易行难“断舍离”

吕怡然

“断舍离”是生活的“减法”。“断”，断绝无用之物；“舍”，舍弃多余物品；“离”，脱离对物质过度迷恋。近来，对老屋一场空前绝后的“断舍离”之役，备感其知易行难啊！

自从“断舍离”的概念跃入脑海之后，便深以为然，且矢志践行。而一旦真要在家里做一场彻底的“断舍离”，却分外焦虑、纠结、心力交瘁，堪称艰辛。这倒并非因大动干戈而透支体力，而是情感上的煎熬。“断舍离”理念的倡导者山下英子早就犀利地剖析过“扔不掉的东西”的原因之一，是“自己把感情移到物品上面”，“充满回忆的东西——散发出强大的气场，堆积的破烂代表着良心不安的聚集”。难怪有人说，抛弃一件新衣服，或许会轻而易举，毫不足惜，但要丢掉一件自己或亲人穿过的旧衣服，却愁肠百结，万般不舍。这样的旧物绝非仅仅是物，凝结的是恋旧的心绪，情感的气场，下不了舍弃的狠心啊！对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人而言，则更是情以何堪！

由此看来，“断舍离”应该是一个日常性、动态性的过程，一个细水长流、持之以恒的工程，不可期冀毕其功于一役，幻想一蹴而就便万事大吉。想当年，我可是“敬惜字纸”的模范，即便是作文草稿、活动请柬、会议通知、亲友信函、旅游资料、家用电器说明书，乃至收银条、登机牌之类，凡有字的纸一律宝贝似的收拢保存，总以为哪一天还会有用，事实上近乎一堆垃圾。而偏偏琴瑟和鸣的太太竟也有此癖好，且善于将“字纸”归类集纳，一丝不苟，比如家里的水电煤账单、工资条，每月都一一粘贴在本子上；我的文章剪报也都一一收藏，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厚厚数十叠，几经搬家也未弃置。记得好多年里，看见有的同事收到信件、通知、账单、工资条，阅毕即撕，掷入字纸篓，我还不以为然、好生纳闷，而如今进入“断舍离”决战，面对爆仓的字纸垃圾一筹莫展之际，方觉他们潇洒地随手一扔才是好习惯啊！“断”当在平时，“舍”贵在持久，“离”则在细微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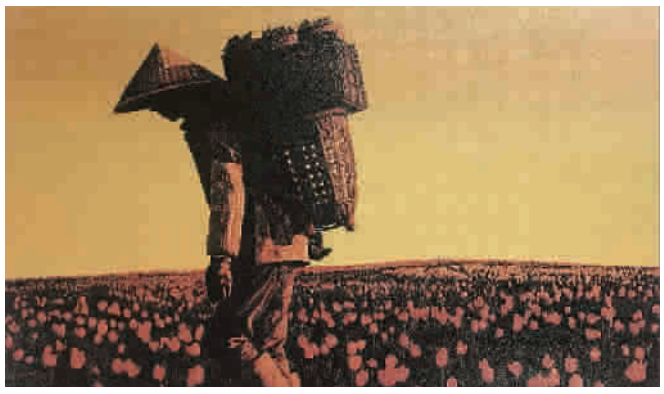
在我“断舍离”诸多需要舍弃的物件中，有好几件颇为棘手，眼睛一闭一掼头，当然未尝不可，但是该怎么掼呢？特别是这“三大堆”，令人犯愁：

其一，一大堆奖状。从小到老，获奖无数，而过去的奖状只是一张纸而已，而后来则越做越考究，折叠式，硬皮、烫金封面，乃至金属奖杯状、有机玻璃料，从三十二开、十六开，到四开、对开，越做越大。粗粗数了一下，现存的奖状，连同多种名目的“证书”约摸三百多个！

其二，一大堆合影。过去的合影，大多是家人、同学、同事的“团圆照”，不多，也不大，相册里各得其所。这些年来的合影，大多是各种活动、会议上，萍水相逢排排坐，龇牙咧嘴傻傻笑，然后每人拿到一张塑封的照片，长长的、大大的，挂也挂不得，放也无处放，除了到手时找一下自己的尊容，此后再也没兴趣瞄一眼，连谁是谁都不晓得，一卷了之，束之高阁。

其三，一大堆胸牌。不知何时开始，参加活动、会议，都得挂个胸牌，以示庄重。一根吊绳，一块卡片，长则数日，短则一两小时，活动结束，寿数已尽。当场丢掉吧，难为情；带回家先放着吧，孰料竟也囤积了上百个。若细算一下，这小小的牌牌也耗费了不少公帑呢！

这三大堆东东，留着是累赘，当垃圾丢似乎也欠妥，碎纸机“啃”不动，焚之则不雅。哎呀呀，简直像烫手山芋！不过，透过这些物件，审视、反省一下，大概不无裨益吧。家里的这“三大堆”，固然只是大环境里微不足道的三小堆，而小家庭的“断舍离”，乃不啻大环境的风气和作派之投射。“断舍离”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物欲横流的大环境是不是也亟待“断舍离”？



花海（套色木刻） 陈超

笑谈白帝托孤时

——新吟附记之四十四

陈鹏举

《咏刘禅》：“东归嫡母两分离，长坂坡中困睡迟。都道关某诩虎父，那知阿斗是麟儿。隆中策并荆州死，蜀外身无故国思。四十二年真命主，笑谈白帝托孤时。”

小说里的刘阿斗，也就是蜀后主刘禅，读起来一生寥寥，其实是个英雄。罗贯中“尊刘”的意志，从不懈怠，可惜阿斗，他还真没写出来。

“捧不起的刘阿斗”，原先我也是同感的。有天，我做记者时的老师说，这阿斗，你不要小看了他。他不是捧不起，而是了不起。老师不在学校里，真是好事。至少，他总会让你自由地思考。

小说里写阿斗的篇幅，或者说惊心动魄的篇幅，都是写他小时候的。小时候，他是性命堪忧、差一点性命不保的苦主。他是甘夫人所生，后来由孙夫人抚养。孙夫人被诓回吴，带走阿斗，他赵叔知道了，一个人截江夺阿斗。这是赵叔第二次救他。此前一次，就是长坂坡。万马军中，三进三出。赵叔一人单骑，胸口掖着他，结果掉进了陷马坑。只是阿斗不能死。真龙不死，“四十二年真命主”不会死。罗贯中没法子，写了这么个刹那间。龙马腾空跃起，溃围而去。

他关叔是个傲慢的人。人家吴侯来提亲，他说吴侯的儿子是“犬子”，自己的女儿是“虎女”，“虎女焉能嫁犬子？”他女儿怎么虎法，小说没说。这态度伤人了。结果他关叔死了，还搭上了荆州。孔明没出茅庐，天下三分。他关叔丢了荆州，他的三分天下到底保不住。可惜了，他的麒麟之才。

人生是盘棋。白帝城托孤，老辣的刘玄德，临终将死了诸葛亮。仁君的棋力太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了阿斗十一年。之后，阿斗独掌西川三十一年。四十二年里，魏、吴两国，时不时变换天子。也就阿斗安然坐定。乱世之中，如此安然坐定的天子，他的心力自然异于常人。可惜，罗贯中写得少了。

中国历来不是小说的国度。中国和西方小说接近的是话本。所谓话本，就是民间的传说和传奇。民间都说“捧不起的刘阿斗”，罗贯中还能怎么写？

四十二年过去了，沿着民间的传说，小说写了阿斗的儿子，死不投降。再写阿斗投降了，到了洛阳，还乐不思蜀。然而就是这个亡国之君，活到了天年。史上可以活到天年的亡国之君，是极少见的。

史料上说，刘备和诸葛亮都曾说过，阿斗“气量如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阿斗统一不了天下，他交出了一个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西川，他也是尽力了。进则保民，退则保命，阿斗都做到了。可能因此，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还是这句话，历史改变的那一刻，每个相关的人的作为，常是可能两说的。

由此再回过头去，读一读小说里的白帝城托孤，可见刘备是多虑了。他刘家，倒真是“虎父无犬子”。

桥

董国宾

大梁山里的孩子眼里只有山，自从祖辈们在这山旮旯里扎了根，村村落落便裹在了山的臂弯里。在山的环绕里，山里人家的炊烟飘着汗水的咸涩，总也绕不出那皱皱褶褶的大梁山。

大梁山里的孩子只认识山，粗糙的石头房，弯弯绕绕时而凸起时而凹陷的山间小道，还有那简陋得只有课桌和黑板的学校，便是孩子们单一的生活轨道。贪玩的孩子放学晚归了，大人们便放声呼唤自己的孩子，那呼唤在山窝窝里打着转儿，一声连一声响成一片，那响声在山里响了很久。

飞就是这山里的孩子，飞的父亲，父亲的父亲，还有故去的先辈们，都本分地固守在山脚下，就像那打转儿的声音，围着大梁山绕来绕去。飞原来的名字叫根，父亲希望把大山的血脉延续下去，可飞看着太阳从树梢上探出头来，又很快躲到了大山的后面，常常想，太阳的家在山的那边吗？那边有多大？有多远？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啥样？飞的思想开始有了燃烧的欲望。上学了，有种说不出的萌动，这种萌动或许就是一种勃发，所以飞不想再叫根，于是就从字典里找来了飞这个自认为响亮的名字。

在一篇作文中飞说，他长大要当一个桥梁专家，为家乡设计一座最美的桥，让村头那道山与山之间的急流险壑变为坦途。有了这座桥，村里人就很容易走出大山。飞要走出大山，还要让村里人都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

桥就是翅膀，是山里人的翅膀。有了桥，山里人就能像雄鹰那样在蔚蓝的天空飞翔。桥就是音孔，通过音孔，横笛竖箫才能飞出美妙的音乐。桥成了飞永久的记忆，是飞最美的梦想，但对飞来说，桥又是月亮，天上的，水中的，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飞脑海里毕竟有了闪烁的灵光。很快，飞知道了中国有个赵州桥，南京、武汉有长江大桥，知道了茅以升，还知道了重庆、武汉的桥最多，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飞满脑子里都是桥，桥占据了飞的思维空间，一个多彩的梦想在飞的心里迅速膨胀。

不久，飞的妈妈多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是低年级的学生。可飞的妈妈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永远地失去了飞。飞在那山与山之间的急流险壑中用生命挽救了三个落水的孩子，飞却没有从险壑中爬上来。那天，天没下雨，但山村里却下了一场大雨，山里人的眼泪哭干了。

后来，山里果然有了桥，这座桥出现在飞舍命救人的地方，架在了那山与山之间的急流险壑之上。这座桥是山外的一个商人援建的，商人说，他在这山里发现了最珍贵的东西，他想圆山里人一个梦，不仅要让山里人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

这座桥起名为飞梁桥，它是山里最美的风景，更是人们寄托思念的驿站。

贵州人美

王苏凌

城市呆久了，隐约有些远山呼唤的感召。我们夫妇与好友老郑、萱一拍即合，开车上路，奔向贵州。两日后，座座青山映入眼帘，山间瀑布溪流，山头云雾缭绕，清澈的河水翻着晶莹的浪花，凉爽的清风扑面而来。

贵州的气候舒适，让人游兴大发。镇远古城、剑河温泉、西江千户苗寨游得不亦乐乎，不觉已是晚八时，想到明天还要游荔波小七孔，便开车夜行。为抄近路，老郑将车驶离高速路，开上省道，不巧遇一段翻修路，不知所措时便听从导航，绕道开进一条山间小道。路旁的村庄淹没在一片黑暗中，小道蜿蜒曲折，高低不平，时而爬陡坡，时而下俯冲，道边布满一人高茂密的玉米地，倏忽间，小道旁蹿出几条狗对着我们狂吠。老郑大着胆子向前驶去，狗随车狂奔狂吠。萱急促关照锁紧车门，惧怕狗的我捂着怦怦乱跳的胸口连声说是。车开到一个深坑前停下，俯身向下探望，黑黢黢看不到底，令人胆寒！无奈只得掉头原路返回。到达酒店已是次日凌晨，前台女接待热情上前嘘寒问暖，并很快为我们办理好入住手续。她不顾矮小瘦弱的身体，帮我们搬起行李，一直送到房间，走时还不忘关照早餐时间和地点。这样的热心举动实属罕见，刚经历了路途惊险的我们，心中顿时有了安抚，一觉睡到天大亮。

小七孔景区的旅游车宽敞舒适，对走了几天疲惫的我们来说，坐车观景再惬意不过了。车行至鸳鸯湖站停下，乘客按惯例被要求全部下车换乘其他车辆，该车被调度直接调往东门运送大批积压的游客。想到去小七孔还要走几公里的路程，我们开始焦虑起来，看着我们几个老人一脸愁容，司机毅然决定把我们直接带到东门，那里距离小七孔只有几百米。这意外的承担即刻宽慰了我们。一路上司机还不停地为我们介绍景点特色和路线。下车后，按司机指引，我们充分领略了景区美景，玩得放松尽兴，丝毫未走冤枉路。

双乳山景区大气宽阔，绵延数里的座座山峰筑起立体的大地。我们坐在景区观光车上游历，路旁树木葳蕤，眼前山路逶迤。司机是个满脸带笑的年轻小伙，见我们是老年人，特意把车开得稳稳的，还义务担当起导游。把我们送到最佳景点时，看到我们慢慢移着步，抬起腿，扶着车栏跨下车，便说，你们在这安心游玩，等一会儿，我来接你们。我们忙摆手说不用，不用，便爬上高处的亭台观赏去了。孰料，当我们返回山路时，见一辆观光车停在路旁，司机微笑请我们上车，那真情不掺半点虚假。我们着实被这帮助大大地感动加激动，从心底说出“谢谢”！

我喜欢贵州的绿色植被，山间清泉，雨中瀑布，还有那清凉的风，但我更喜欢贵州淳朴的民风，厚蕴的民俗和那些坦荡真诚、乐于助老的美好心灵。

水墨与大数据

胡介鸣

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水墨概念大展开幕了，我陪同老友王纯杰先生边走边看边聊，正当我们感叹水墨艺术前世今生时，老友突然问道：“为什么在此刻集中呈现这些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水墨艺术家的作品？”这一问点中了这个展览的潜在含义。

参加水墨概念展览的艺术家年龄从上世纪20后到90后，这些艺术家及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和观念，把现代主义尤其是抽象艺术的精髓乃至于数字化技术融入到中国传统水墨的表现手法中，进行大胆实验的艺术族群。我们回看一下中国水墨艺术的历史就会发现，水墨画是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形成它的脉络的。据史料记载，中国水墨艺术可以追溯到东晋的戴逵和顾恺之，可谓历史悠久。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水墨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始终和历朝历代的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唐代的，哪些是宋代的。民国初年，大批有志于艺术的年轻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学习当时在欧洲也是新兴的现代艺术，这些学子将这些新观念带回了中国，他们中的佼佼者也成为了那个时期的艺术大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机遇，在那个时期出现大批前卫艺术、新表现、新水墨，大大拓展了我们固有的艺术观念，在表现上产生了很多具有东方特征的原创风格，水墨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时间很快推进到了21世纪，回到前面的问题，此刻再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时期的水墨艺术家和作品呈现出来，是因为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时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其速度之迅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短短的20多年中，计算机、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悄然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乃至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模式。我们很难想象一部电话机被智能化以后竟成为了头等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我曾经开玩笑地和朋友们说如果停用手机一定会有“被抛弃的感觉”。

在艺术表现上数字化的历程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记得我在世纪之交第一次用计算机程序写出一根线条，看着这根具有传统绘画中“高古游丝描”特征的线条随机变幻游弋，我兴奋不已，因为这根线条的神韵将“游丝描”的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我问自己做了什么，其实我只是将一些参数写到代码中而已，很简单的一些步骤，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从那时起我认定这玩意儿一定会改变艺术的表现方式，这只是时间问题，等着瞧吧。

20多年过去了，在艺术领域数字绘画、影像、虚拟现实、人机交互艺术等层出不穷，不断更新。在这样的语境下水墨艺术必将面临新的挑战，此刻我们仿佛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回望过去和展望未来，从水墨概念展主馆到数字媒体馆我们看到了一条轨迹，水墨概念在数字动画、人机交互、手机网络互动等技术媒介中以动态交互的方式传递出了传统水墨艺术的意境，带来别样的体验。

在人机耦合的互动过程中，计算机的演算能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能力将会在传统的笔墨技巧体系中开创出一番前所未有的视觉景观，源远流长的中国水墨艺术将会在已经到来的大数据时代获得它的后续生命。

十日谈

水墨春秋

责编：吴南瑶 林明杰

“水墨概念”是一个全球视野的文化概念和艺术范畴，一端联系着历史，一端指向未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